第四章 无路可退

“他们先回办公室等我，我送你们去隧道口，在那把我放下来就好。”

到了隧道口，沃菲斯礼貌地和两位驾驶员握握手，他如释重负，仿佛完成了拯救世界的壮举。这两个驾驶员人品不错，主任感觉到了与好伙伴合作的乐趣。

“走吧！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们！”

车头渐渐消失在冰冷的隧道口，沃菲斯站在那里，欲行军礼，却觉得不合时宜，他像一座丰碑一样一动不动，注视着这个可能会让他拯救整个区域的列车。突然，他的眼前闪过一丝不祥，没错，是巨大的问题！可是，一切已经晚了……

“停车！停车！赶快停车！”沃菲斯求饶似的地呼喊着，那些刚刚出现没多久的成就感真的变成了一闪而过的回忆，甚至没留下任何一丝痕迹。火车驾驶员当然听不到他的“求饶”，缓缓前行。就在车头完全消失的一瞬，第二节车厢的顶部直接撞在了隧道口。

就是主任最后时刻放上去的那块木材。

木材紧紧捆绑在车厢上面，纵然是行驶缓慢，可整个车厢的份量足以造成极大的撞击力。隧道顷刻间坍塌，轰隆隆的声响持续了十多秒，震得沃菲斯像是经受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大地震。他膝盖一软瘫坐在那里，当他反应过来之后，周围已经变得寂静而可怕。

“驾驶员！驾驶员！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”主任飞速跑过去，竭尽全力嘶喊这，祈祷能够发现生命的迹象。猛然间他想起来，自己居然还没来得及问对方的名字。

“驾驶员！驾驶员！你还活着吗？听到请回答！”

然而，除了山林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回声，他听不到任何回应，一直喜欢安静的他，此时此刻，对这种寂静充满了恐惧……

他飞奔回办公室，疲惫的双腿使得飞奔变得和行走没什么区别。当大家被叫出办公室的时候，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大家来到了塌方隧道，一脸的疑惑就被眼前的场景一扫而光。什么都不需要说，眼下只有一个任务，救人！

哪里那么容易，这可不是排除障碍，眼前的岩石上面压着岩石，岩石上面又压着岩石，在往上看就是压着一座山。任凭大家怎么敲打怎么用力，都无济于事。唯独抽出来几个金属和塑料收纳盒，这原本属于两个驾驶员的部分补给已经掉了出来，很显然车头已经被砸碎了，他们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恐怕所有人除了回家，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，大家既同情又担心，同时还带有一些乞求放弃地望着主任，主任也扔下了手中的斧子，跪了下去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时间的停滞让他不知道再过多久，才能站得起来。

纵然那块超级大的岩石耗费了巨大的体力，但是每个人都心潮澎湃，仿佛是在军队立下了一等功一样，起码这里的铁路被开通了，生活就大有希望。一行人从桥上走了回来，接上了貌似因为恐高而双腿“瘫痪”的盖斯·匡西特，潘斯自作主张地给大家放了个假。住在海岸公路的想办法把盖斯“抬”回去，其余伐木营地的人回去向主任交待一下，基本也就可以回家了。当然，重中之重是把工具要交给伐木营地的管理员洛格·斯贝带回办公室。

路过火车卸载地，潘斯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说不清楚源自何处，但有那么一丝不祥。但这一切根本逃不过洛格的眼镜，干了这么多年的伐木和运输，根本用不着敏感的观察力。

“波特先生，很明显这里的木材少了，而且我断定是主任那边开通了隧道并且把木材运走了。”

“不应该啊，和运输有关的工作人员明明在我们这里，无论从运输车的载重量还是木材的摆放方法，甚至是各种细节方面的注意事项，主任都是外行，再谨慎小心的人也不敢说不犯错误，内行的经验才是最关键的。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。”

“恕我直言，以我对主任的了解，他虽然正直，但也是个急性子。万一他立功心切……”

洛格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潘斯懂得这个道理，正因为主任的急性子，才有今天这么准备不足的大“排雷”。

“我们先回去看看吧，说不定他还得批评我，这么晚才回去，还自作主张让加油站的先回去了。”

这两句也就是谦虚地客气客气，沃菲斯对于潘斯还是很尊重的，即便是上下级关系。潘斯这么多年对于主任的忠诚，谁都看在眼里，二人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绝对信任，甚至是绝对的了解，如果没有八九不离十的把握，潘斯是不会替主任做任何决定的，而主任也相信这一点，一直以来潘斯的决定都挺正确的，换做主任自己，可能也会那样做。

回到办公室，气氛却是死一般地沉寂。主任一个人在那里，面色铁青。潘斯明白，此时不太适合打扰他。所有人把工具放回去，大家就各回各家了。他也收拾收拾，准备休息。以往的时候，即便是主任对他有些生气，直脾气急性子的主任也会直接说，而今天，如此安静，潘斯明白，主任没有对自己今天的工作不满意，就算是不满意，此时此刻也不是重点，一定是有别的什么发生了。他不多言语，也没有吃东西睡觉，只是坐在那里，随时等候主任的指示，哪怕只是诉说一下到底哪里不太顺利。

火炉里面着火的声音一向是最没有存在感的，而今晚这却是整个二楼，甚至是整个营地办公室里面，唯一的声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铁青的脸渐渐抬起，而潘斯也注意到不仅仅是火光映照下毫无光亮的脸色，主任的表情也显得异常震惊。

“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所有的这一切责任，由我一个人来承担！”

潘斯并没有问主任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坐在那里，用眼神告诉主任，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，不想说，他也不会问。

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在主任的呜咽声中，讲给了潘斯听，潘斯同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猛然间他确实想批评主任的草率，但现在并不是说这话的时候，除了安慰，还要分散他的注意力，毕竟作为这个区域最大的官，办公室主任是顶梁柱，没有他的领导，开发也不会如此顺利。

“主任，今天先休息吧，明天我叫上所有的人也要把他们救出来，哪怕是死人，也要给他们收尸。”

“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今天把能做到都做了，那是塌方了的隧道，不是仅仅掉下一块石头，不想办法挖出整座山，我们根本无法见到里面的人。”

“明天我去看看，想想办法，今天太晚了，不安全。您也先别自责了，也没人会责备你，过去的就先过去吧，展望一下以后的工作，起码我们的铁路还有一侧打通了，估计不出意外补给车明天就能到。”

“雪停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而且听声音貌似也起风了。”

潘斯在火炉里面添了几块冷杉[shā]木①，估计可以烧到天亮，他们不知道，今晚会不会是个不眠之夜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刚亮，潘斯就穿着最厚的衣服出门了，他知道这个时间不宜出去，但他真的对塌方隧道那里抱有一丝幻想，快去快回，免得冻死在外面，如果他看到了希望，下午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就带领所有人来这里营救！

然而这一切残存的幻想就在他看到塌方隧道的一瞬间破灭了。没错，正如主任说的那样，眼前压在火车头上面的是整整一座山，虽然说这山不是很高，但要想开辟一个洞，至少需要炸药，而解救被埋没的人来说，炸药简直没法纳入考虑范围内。也许这就是天意，就像他安慰主任那样，能做的真的只有考虑下一份工作，那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补给列车。营救计划已经在潘斯的能力范围之外，他跪了一阵，趁着冻僵之前，回到了办公室。

下午三点多，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等候，潘斯终于在水电大坝那里看到了红色的补给列车缓缓驶来，持续了不知多久的悲伤终于被眼前的场景所覆盖，仿佛全地区的人都得救了一样。他登上了列车，准备前往营地办公室卸货。想到即将到来的瓶瓶罐罐，他不禁心头一热，又可以吃到自己最喜欢的牛肉干了。

可是一步不顺，处处不顺。刚刚在火车卸载地拐弯走过没多久，就听见火车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随后的紧急刹车差点没把大伙甩出去。所有人一头雾水地走下车，看见列车长无奈地望着顶在最前面的两节车厢，回头看了看大家：“这俩车厢脱轨了。”

脱轨了？这可是从来没遇到过的情况，潘斯不禁心头一紧。他到最前方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巨大的暴雪将铁路掩埋的差不多了，整个车厢骑上了雪堆，然后就无法回到轨道上去了。他想起了前几天提醒主任时候说的话，要清理清理区域内的铁路，而经历了塌方隧道的灾难，这一切都被抛之脑后，忘得一干二净。

“就在这里卸货吧！”潘斯说，“卸下来之后车厢会轻一点，或许我们有办法把列车归回原位。”

“没用的，”列车长说，“归位需要的是吊车，人力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大家先卸货，我把没脱轨的车厢开回去，然后再想办法。我留下一个人帮你们，回头我再接他。”

也只能如此，大家三下五除二地将物资卸下来放到了一边，看着新到的补给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医疗用品，潘斯心想，这回主任应该能得到一丝安慰，起码他昨天的决定有一半是对的。

“来，大家受点累，帮我把物资搬到营地办公室，就在前面不远，估计两趟就完事了！”

送走了没脱轨的部分列车，潘斯满脑子都是明天向各个部门发放物资时候的喜悦，而今天，离天黑还有四个半小时，就用来通知一下铁路桥这边的大伙吧。

第二天，主任故作镇定面带微笑，井井有条地分发着物资，但他心里想的却是找时间，哪怕绕远也要穿过塌方隧道前往木材总部汇报情况，毕竟两位运输工作人员在这里丧生，他不可以就这样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负荆请罪，这一切他都要负起全部责任。

潘斯的任务则是过桥通知那边的部门前来领取物资，可是他还没到隧道，眼前的一幕就让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红色的列车并没有离开这里，而是停在不远处的小河旁。他跑过去，仍旧看到了几个脱轨的车厢，但是车头却不见了。他低头向悬崖下方一看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车头在悬崖下。他迅速跑回去，叫来所有人帮忙。

这，是第二次营救。

潘斯首当其冲，顺着大家拉住的绳子一点一点向悬崖底部挪动，紧随其后的是乔伊·亚当和留下来的列车工作人员，三个人第一时间冲向坠落山崖的火车，然而列车长和另外三个工作人员已没有了生命迹象，如果这一切在昨晚坠崖的一瞬间就被发现，或许他们还有救。

潘斯是怎么也淡定不下来了，刚刚失去生命的木材运输员们尸骨未寒，又有四个生命在他眼前消失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被大家拉回到地面上，一个下意识的想法让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

当晚，潘斯对主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

“主任，南出口已经被堵住，唯一能走的只有北出口，我打算自己去寻求帮助，就算没有什么帮助可言，也要把牺牲的几个人的尸体带回去安抚家人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落叶归根，我不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，那可是悬崖！”

“我明白，”沃菲斯答道，“我不反对你去，但是不可以独自前往，至少带上一个人。除了我，你还信任谁？”

“鲁格·乔那，或者是，马克思·伍德。”

“乔那不行，他不可以离开瞭望台，让马克思跟你去吧，他可是个经验丰富的家伙，这次开通隧道不也有他一份功劳么。”

“那好，明天我就出发。”潘斯吃了一口牛肉干，喝了瓶橘子汽水，“我把乔伊·亚当也带上吧，别看他岁数小，聪明得很。我让他去通知那边的人前来领取物资，他直接把物资一点一点带过去的。往海岸公路那边走的路线已经被坠落的列车堵住，只有他知道怎么过去。”

“可以，但不管发生什么，不管任务完成与否，一定要活着回来，你们三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

为了能赶更远的路途，三个人早早就出发了。这天的天气也不错，主任有一个突发奇想，对旁边的铁路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去脱轨列车那里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恢复原位呢。”

“恕我直言，主任，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列车的重量不是人能够想象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那附近有好多木材，作为杠杆，它们能提供更大的力量。叫上伐木营地那些人，足够了！”

“那……就试试吧，总比光等着强。”

伐木营地除了乔伊以外的全部三个人，以及主任和列车员已经准备就绪。

“来，同志们！我喊口号，大家用力撬，争取把列车撬起来。列车员，你负责控制方向，让列车准确落在铁轨上面！”洛格·斯贝动员大伙。

“等等，你们看那是什么？”夏普·伍德惊慌地指着远处，从办公室来的方向。

一个黑影缓慢地向脱轨列车这边移动，凭主任多年以来的经验，他断定这是一位不速之客。

“大家快躲进列车里面，那是一只黑熊！”

这一声呼喊不仅惊醒了各位，还激怒了远处的黑熊。就在门关上的那一刹那，黑熊扑了上来，五个人完全被困在了里面，而门外的黑熊不断地敲打着车门，似乎要撕碎整个列车，夺取眼前这五个猎物。

此时此刻最镇定的要属列车员，他拿起列车角落的猎枪，对着大家说：“你们先从车顶的门出去，我在这里拖住黑熊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列车员将门开了一个小缝，直接给了熊一枪。由于瞄准空间有限，或许只打中了熊的一只胳膊。

“快！就在这时！”黑熊或许被枪声吓了一跳，或许是枪伤让它疼了一会儿，此时的列车没有受到攻击。列车员迅速打开顶门，第一个出去的是洛格·斯贝，然后是最年轻的夏普，再然后是凯顿·希尔，沃菲斯断后，在跳下去之前的一瞬间，主任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他回头看了一眼列车员：“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以为这是生死分别吗？我不会说的，一会儿办公室见，那时候再……”

黑熊瞬间又扑向列车，巨大的晃动将主任直接甩到了地面，好在是列车的另一侧，没有被黑熊发现。大家把主任扶起来，就在这时听到了又一声枪响，也不知道打没打中，但是敲打列车的声音没有任何减小。

“快，跟着我走！”主任带着大家从后面绕开，没有沿着铁路走，十分钟之后，他们顺着小河来到了水电大坝，已经听不见黑熊的声音了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”马内基像个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

“我们遭受了黑熊的攻击，昨天帮咱们发物资的列车员被困住了，我们得想办法营救他！”

“怎么营救？”莱特·潘姆问道，“咱们这里唯一会猎熊的只有马克思一个人，找到他才行。”

“我派他去北面寻求帮助去了，今天可能回不来，我们得另想办法。”

“那真的不行，现在去只是在送死，熊不像狼，枪可能都杀不死。”马内基无奈地说道。

“列车员有枪，我们可以里应外合！”夏普显得有些天真。

没有人回答他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，然而最崩溃的还要属沃菲斯，他已经造成了两个人的死亡，坠崖的火车头也和他不无关系。如果这个列车员再失去了姓名，恐怕他这辈子都无法再抬起头来。

当晚，没有人离开水电大坝，他们不知道如何离开，如果就这样出去再碰到熊，连躲都不知道怎样躲，恐怕再也回不来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主任就来到了水电大坝门口，想拦住寻求帮助回来的那三个人，大约上午十点多，他们回来了。

“北面的隧道，也塌方了。”潘斯遗憾地说，“这里与世隔绝，成了世外桃源，我们无路可退……”